

ICS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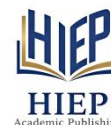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1, 2025, pp.1-12.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01>



文化摆渡者的双重诗镜 ——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唐诗接受与跨文化实践

李广志 (Li Guangzhi)¹

摘要: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 中国沿海通往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成熟, 日本为学习唐朝先进文化, 在二百多年间派遣不间断地派遣唐使来华学习,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与诗人李白、王伟等结下深厚友谊, 他的一首望乡望月诗, 成为千古绝唱。阿倍仲麻吕的留学之路, 恰似一条唐诗之路。文章以多角度对阿倍仲麻吕的诗歌进行解读, 论证了《明州望月》诗的前世今生, 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 遣唐使; 阿倍仲麻吕; 唐诗; 明州望月

作者简介: 李广志 (Li Guangzhi),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日文化交流史。电邮: liguangzhi@nbu.edu.cn。

Title: The Road of Tang Poetry Traveled by Abe no Nakamaro

Abstract: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prosper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China's coastal areas to Japan had matured. In order to learn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Japan dispatched envoys to China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Abe no Nakamaro, a foreign student,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He forged deep friendships with poets such as Li Bai and Wang Wei. One of his poems about longing for his hometown while looking at the moon became an eternal masterpiece. Abe no Nakamaro's study abroad journey was like a road of Tang poetry.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Abe no Nakamaro's poe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demonstra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poem *Admiring The Moon in Mingzhou*,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ehind it.

Keywords: Envoys to the Tang Dynasty; Abe no Nakamaro; Tang poetry; *Admiring The Moon in Mingzhou*

Author Biography: Li Guangzh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mail: liguangzhi@nbu.edu.cn.

Received: 05 Apr 2025 / Revised: 5 May 2025 / Accepted: 10 May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5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5; Print ISSN: 3079-2711 · Online ISSN: 3104-5081 / by ICSLA, Vol.1, No.1, 2025, pp.1-12.

隋唐三百余年，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并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期间，日本不断派留学生来华，学习先进的技术、文化和制度，为后世日本发展积蓄了丰厚的文化基础。今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中写道：“在我国的西安市和日本的奈良市，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来华的日本人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齐世荣，2019，p.19）时至今日，阿仲麻吕仍为唐代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也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典型事例。唐朝与日本之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朝贡外交体系，海路交通制度健全，人员往来络绎不绝，物资交换丰富多样。（李广志，2016，pp.139-152）指出，日本自从 630 年至 894 年，在两个多世纪的 264 年间，日本共任命过 20 次遣唐使，其中 4 次因故中止，实际成行 16 次。唐朝口岸登州、扬州、苏州、明州等地，均为遣唐使的着岸和返航地。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一来未归，在唐朝终此一生。他与唐朝文人结下深厚友谊，他们的交往，多以诗歌和形式进行，以文会友，阿倍仲麻吕的遣唐之路，恰似一条唐诗之路。本文通过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以及考古资料等，多角度地解读阿倍仲麻吕诗歌的前世今生。

一、阿倍仲麻吕在唐的生活

公元 770 年（唐大历五年）正月，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去世，终年 70 岁。然而，就在他去世 130 年后，日本却流传一首思乡歌，称他在回国途中，于明州海边望月思乡，吟诗作赋，诞生此歌。这首诗歌后来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名篇，历代传诵，经久不衰。但是，这一名作留下许多谜团，引来不少争议。那么，阿倍仲麻吕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是如何诞生的？有何疑点？在此解析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阿倍仲麻吕在唐的生活情况。

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直至其 770 年去世，在唐一共生活了约 54 个春秋。作为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初来时年仅 17 岁。来唐后取汉名“朝衡”，或作“晁衡”。“朝”与“晁”相通，中国文献中多使用“晁”字。此外，新旧《唐书》也写作“朝臣仲满”，另有“秘书晁监”“晁补阙”“晁卿”“晁巨卿”“朝校书衡”等。不过，（森公章，2019，pp.89-90）指出，史书中也有误写作“朝衡”“胡衡”“周衡”“韩衡”的，这些都表示仲麻吕的汉名。阿倍仲麻吕到达唐朝后，不久入太学，步入国子监下官学机构。自从杉本直治郎（杉本直治郎，1940，pp.322-324）主张阿倍仲麻吕从留学生转变为官吏的途径是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荣登进士，从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以后，不断有学者支持此观点，礪波護（1999，p.24）和王勇（1998，pp.74-75）指出他“在长安苦读约 5 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并出任任司经校书（正九品下）”（寒天主编，2003，p.2）。阿倍仲麻吕就读于太学，这一点当属事实，从诸多史料中可以验证，如王维所说，“成名太学，官至客卿”。太学属于唐代官立学校“六学”中的第二等，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但是，能就读太学者，需是官宦子弟，《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2000，p.761）载：“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进入太学实属罕见，必然是受到某种特殊的照顾才能入学，否则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很难步入太学。

关于阿倍仲麻吕入仕的契机，如上所述，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的。但是，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川本芳昭，2003）认为，考中科举，尤其高中进士科的证据不足。即便是所谓合格，也是依据后世的材料做出的推断，阿倍仲麻吕应该是没有通过科举入的官职。这一新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森公章（森公章，2019，pp.91-92）在其新著《阿倍仲麻吕》中同样支持此说。也就是，面对大批唐朝学子，仅学几年汉语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不可能在科举考试中出类拔萃地超过那些唐朝子弟。（史秀莲，2004）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直至穆宗长庆以前，尚未发现周边诸族或国家士子及留学生在唐科举及第的记录。只有到了长庆初（821 年），才出现新罗宾贡生金云卿获得金榜题名。《拙藁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载：“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可知，唐代新罗科举及第者始于 821 年以后。而阿倍仲麻吕时期尚未出现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宾贡制度。阿倍仲麻吕的升官过程应该不是正常科举制度下提拔的，《古今和歌集目录》中称他是在开元十九年（731），由京兆尹崔日知推荐始任左补阙。但是，崔日知在开元十九年已不担任京兆尹，早在开元十六年（728）时就为潞州大都督长史，寻以年老致仕，直至去世。不过，也可以理解为

任过京兆尹的崔日知推荐给皇帝，阿倍仲麻吕于开元十九年出任左补阙。总结一下阿倍仲麻吕的官场之路，按年代推移，共有以下一些官职：

阿倍仲麻吕的官职履历
The Official Career of Abeno Nakamaro

时间	官职	官品	出典
开元九年-十五年 (721年-727年)	东宫司经局校书	正九品下	《全唐诗》卷百三十八，储光羲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
开元十五年-十九年 (727年-731年)	(左)拾遗	从八品上	《姓解》卷三。
开元十九年 (731年)	左补阙	从七品上	《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杨文公谈苑》、《古今和歌集目录》。
开元二十二载-天宝十载 (734年-751)	仪王友	从五品上	《旧唐书》、《新唐书》。
天宝十一载-十二载左右 (752年-753年)	卫尉少卿	从四品上	《通典》卷百八十五。
天宝十二载 (753年)	秘书监	从三品	《杨文公谈苑》、《文苑英华》卷二百六十八之王维《送秘书晁监归日本国》。
天宝十二载 (753年)	卫尉卿	从三品	《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
上元年中 (760年-761年)	左散骑常侍	从三品	《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七、《杨文公谈苑》。
上元年中	镇南都护	正三品	《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
永泰二年五月 (766年)	安南都护	正三品	《册府元龟》卷百七十·九百七十七、《安南志略》、《杨文公谈苑》。
大历二年七月以后……回长安 (767年)			《旧唐书》。
大历五年……赠潞州大都督 (770年)	赠潞州大都督	从二品	《古今和歌集目录》、《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836)五月戊申条。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阿倍仲麻吕自入唐后不久，大约五年后便走上官场之路，首先出仕任的官职是司经局校书。他在唐入仕四十余年，做过十任官，死后代宗赠潞州大都督。在唐代九品三十阶的官品等级中，历官十任，从最初的正九品下，逐渐上升，任安南都护时官品已至正三品，属于名副其实的高官。他担任司经局校书时，友人储光羲为其作过一首诗。

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

储光羲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
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
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
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
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该诗作于洛阳（洛中），储光羲是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辛文房撰，关鹏飞译注，2020，p.76），应该与阿倍仲麻吕很熟。诗中“朝校书衡”指朝衡（晁衡），时任洛阳司经局校书。诗中描写盛唐之时，阿倍仲麻吕在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仕春坊”“游太学”，回顾了两人的屡屡长谈的美好时光。阿倍仲麻吕在唐生活五十多年间，曾经有两几次归国计划，但结果均未能如愿。

第一次，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古今和歌集目录》中的阿倍仲麻吕略传载：“二十一年，以亲老上，请归。不许。”此时正是多治比广成为大使的第十次遣唐使入贡期间，他已在唐生活了17年，想回探亲看望年迈的父母，向玄宗请求，未被许可。听说仲麻吕要回国，唐朝友人赵骅送其一首诗，题为《送晁补阙归日本国》，全文如下：

送晁补阙归日本国

赵骅

西掖承休浣，东隅返故林。
来称郑子学，归是越人吟。
马上秋郊远，舟中曙海阴。
知君怀魏阙，万里独摇心。

作者赵骅，字云卿，邓州穰人，志于学，善属文，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旧唐书》有其传。赵骅还敦重交友，少时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轶、同志友善。赵骅以诗相送时，仲麻吕官至左补阙，从七品上，属于朝廷命官，同时也得到玄宗皇帝的宠爱。对于他来说，既要效忠皇帝，又要不忘日本情怀，想回国却不能，的确是个两难的境界。于是，他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阿倍仲麻吕诗

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以上阿倍仲麻吕的汉诗，未见中国文献，原载于日本史料《古今和歌集目录》。此外，中国史料《文苑英华》（卷二九六）中也留下一首他的另一首诗，题为《衔命使本国》。这是他第二次回国时写的，恰与唐朝友人李白、王维、包佶等诗词构成唱和。其诗曰：

衔命使本国

朝衡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骖驔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首诗是晁衡仅存的两首汉诗中的另一首，《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二则以《衔命还国作》为标题，时间约为753年夏秋之交，应该是与王维、包佶等人诗歌唱和时创作的。从开头一句“衔命将辞国”可知，此次晁衡回国是得到玄宗皇帝的许可，对于“非才”的自己，如此厚爱，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另外，从接下来的词句也可看出他思念家乡的同时，“天中恋明主”“西望怀恩日”表达了对唐帝的感恩之情。最后，他将自己平时佩戴的“宝剑”，送给了朋友。

第二次，随第十二次遣唐使回国，时间为天宝十二载（753）。遣唐使在长安期间，玄宗皇帝命令阿倍仲麻吕领日本使参观道教及佛教殿宇，并且也亲自为使团赋诗一首。唐朝接待遣唐使的一个标志性意义是，使他们参加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的皇帝接见外国使节仪式，以彰显大唐天子的权威，恩泽四海，慕化东方。阿倍仲麻吕在离开长安前，好友王维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为其送行。诗序较长，达五百多字，其中有：“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官至客卿。”等句。诗如下：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王维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王维在诗中体现了他与晁衡的深厚友谊，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艰辛远途的画面，同时也表达出依依不舍的真挚情谊。于此相比，诗人包佶则以另一种笔法表示送别。

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

包佶

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
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
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
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
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
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

从标题来看，晁衡的身份似乎是日本国“聘贺使”，也就是代表日本国赴唐朝贺的使者。当然，这里也包含送日本国使及晁衡之意，不排除送别歌宴中还有其他遣唐使成员。刘长卿作《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中的“日本聘使”，以及《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中的“朝聘”“聘唐使”“聘唐国”等均与此处的“聘贺使”意思相同，即遣唐使之意。包佶诗歌的“上才”表示晁衡的才华，“九译”是日本为九次翻译才能到达的遥远“下国”。“千年圣主”赞扬玄宗皇帝的仁义、礼仪。最后两句的“玉帛”是天子赐诸侯的礼物，表达了想与晁衡再次相会的美好愿望。

在京城道别友人后，阿倍仲麻吕与大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来到扬州，然后一行人又移动到遣唐

使船在苏州等候地黄泗浦。这次，阿倍仲麻吕正式乘船，踏上归国的旅途。然而，不巧的是，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漂流至安南，上岸后遭遇强盗，同船一百七十余人，仅剩十余人。他与大使幸免于难，几经周折才返回长安。

此后，阿倍仲麻吕回到长安，上元年中（760-761），任官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永泰二年（766）五月，又被任命为安南都护。也许是因为天宝十二年的漂流遇袭经历，使他对安南人文地貌、社会治安的初涉，才成为其日后赴任安南都护府长官的前提条件（张维薇，2018, pp.149-156）。至此，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度过了辉煌的一生，唐大历五年（770）正月，逝于长安，随即被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后来，日本则赠予更高一规格的正二位官位，《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836）五月戊申条载：“故留学问赠从二品安倍朝臣仲满大唐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赠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赠正二品。”（森田悌訳，2010, p.184）

出身官员之家的仲麻吕，父亲是中务大辅正五位阿倍朝臣船守。关于仲麻吕的生平，《古今和歌集目录》（12世纪）中有一篇传记，较全面地记录了他的事迹，其传曰：

安倍朝臣仲麻吕（歌）一首。旅。

中务大辅正五位上船守男。灵龟二年八月二十日乙丑。为遣唐学生留学生。从四位上安倍朝臣仲麻吕。大唐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赠潞州大都督朝衡。《国史》云：“本名仲麻吕。唐朝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性听敏，好读书。灵龟二年，以选为入唐留学问生，时年十有六。十九年，京兆尹崔日知荐之。不诏褒赏。超拜左辅阙。二十一年，以亲老上，请归。不许。”赋词曰：“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至于天宝十二载。与我朝使，参议藤原清河同船溥归。任风掣曳，漂泊安南。属禄山构逆，群盗蜂起。而夷獠放横，劫杀众类。同舟遇害者，一百七十余人，仅遣十余人。以大历五年正月薨，时年七十三。赠潞州大都督。

《明达律师传》云：“有梦松尾明神。天王寺借住僧等之灵验也。各委不记可见本传也。追至公卿。”

仲麻吕的生年，史料中仅见此处记载，但又是相互矛盾的。“灵龟二年，以选为入唐留学问生，时年十有六。”日本灵龟二年，即公元716年，仲麻吕16岁，说明他出生在701年。但是，后文又曰“以大历五年正月薨，时年七十三。”大历五年，指唐代宗大历五年，即770年，仲麻吕去世，终年73岁。由此推算，他的生年又为698年。日本学者杉本直治郎（杉本直治郎，2006）经过详细考证，认为阿倍仲麻吕出生于701年，本文遵从此观点。

二、《明州望月》诗的诞生

客居唐土的阿倍仲麻吕，在日本还有一首和歌流传于世。据称他于明州海边，写下一首著名的思乡之歌，这首诗收录在《古今和歌集》（卷第九·羁旅歌）中，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至今仍广为流传。该诗开头写作“唐土望月咏诗，阿倍仲麻吕”，此歌的标题有多种中文表述，如《望乡诗》，李广志（李广志，2015, pp.59-63）则命名为《明州望月》诗。

《明州望月》诗最早见于《古今和歌集》中。成书于905年的《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由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编撰，共20卷1111首和歌（以下简称《和歌集》）。阿倍仲麻吕的作品，在日本仅见一篇，就是收录于《和歌集》卷第九·羁旅歌中的这首思乡歌。诗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正文前的题记，第二部分为诗歌正文，第三部分是注记。由于最初版本为竖排

版，注记位于正文左侧，一般称之为“左注”。此诗原本无标题，中文译本中尚无固定名称，近年来存在多种译法，有称“江上见月”（杨烈，1983, p.88）的，也有译作“望乡诗”（依田义贤著，李正伦译，1979）的，还有译成“汉土见月”（曾峻梅，2003）的。笔者将其命名为《明州望月》，是因为左注中强调，阿倍仲麻吕是在明州海边望月、咏歌的，故以此命名。这首诗的中文翻译，也是版本多样，中国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展开过激烈讨论，据金中（金中，2020, pp.201-206）统计，它是迄今为止被译成中文最多的一首日本和歌。该诗的中文译本，最早见于 1979 年镌刻在西安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上，由西安市外事办公室原主任邓友民翻译。该译文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译本，以五言绝句形式翻译，诗词如下：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不过，为便于掌握该诗的全貌，现将杨烈的译文（杨烈，1983, p.88）摘录如下：

唐土望月咏诗 阿倍仲麻吕

远天翘首望，春日故乡情。三笠山头月，今宵海外明。（杨烈，1983, p.88）

此外，《古今和歌集》（佐伯梅友，1984, p.184）在注释中写道：

相传：仲麻吕昔日留学唐土，长久未归。多年后日本又派遣唐使，当他随船回国之时，唐朝友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夜幕降临，明月当空，仲麻吕望月咏诗。此歌盛传至今。

这首和歌久负盛名，纪贯之在其《土佐日记》（935 年）中作了进一步阐释。12 世纪初成书的《今昔物语集》也摘录了此篇。此外，藤原定家的《小仓百人一首》（13 世纪上半叶）等文学名著中相继收录。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 年-1894 年），绘过两幅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图，影响甚广。近代著名文人画家富冈铁斋（1837 年-1924 年），于 1914 年绘制一对《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图》屏风，如今已成为日本重要文化遗产。

诗文后面的左注讲，唐朝友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阿倍仲麻吕望月生情，在明州创作了此歌，这说明阿倍仲麻吕到过明州，并且归国所乘的船是从明州出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左注中又强调这是个传说。传说与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阿倍仲麻吕是否在明州作过诗呢？这一点，有必要从史料中进行解读，寻找其真实的历史轨迹。

日本元正天皇灵龟二年（716 年）八月二十日，朝廷再次任命遣唐使。据《续日本纪》灵龟二年八月癸亥条载：“是日，以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为遣唐押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为大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马养为副使。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大录事二人，少录事二人。”遣唐使成员另有，大通事伊吉古麻吕、短期留学生大和宿弥长冈、长期留学生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以及随从羽栗古麻吕、留学僧人玄昉等。使团成员分乘四船，共 557 人。第二年，使团从日本出发，开元五年（717 年）十月一日到达长安。几年后，聪明善学阿倍仲麻吕便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易名改姓，唐朝友人多以晁衡或朝衡相称，成为唐朝官府中的一员。

阿倍仲麻吕真正回国是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期间，使团完成使命后，于唐天宝十二年（753 年）八月离开长安踏上归国之路。此时的阿倍仲麻吕已 52 岁，在唐生活了 36 年，担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以唐朝官员的身份一同回国。同行中，还有曾经与仲麻吕一起留过学的吉备真备，这次是他第二次来唐，担任遣唐副使。两人在日本的声望无与伦比，堪称入唐二杰，《续日本纪》宝龟“六年十月壬戌”条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大臣即吉备真备，朝衡则阿倍仲麻吕，二人的影响，遍

及日本朝野上下。

唐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以及阿倍仲麻吕等一行来到扬州延光寺，恳请五次渡海未果的鉴真和上赴日传法。为此，鉴真接受邀请，协同弟子及随从 24 人“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2006，p.85），奔赴在那里等候的遣唐使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2006，pp.90-91）

载：

十一月十日丁未夜，大伴副使窃招和上及众僧纳己舟，总不令知。十三日，普照师从越余姚郡来，乘吉备副使舟。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逗留。十六日发，廿一日戊午，第一、第二两舟同到阿儿奈波岛，在多祢岛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

各路人员齐聚黄泗浦，四船整装待发。此间普照特地从余姚郡（明州）赶来。普照跟随鉴真赴日几度失败，当鉴真一行再次休养生息之际，750 年普照来到明州阿育王寺，在那里生活了将近 3 年时间，此次又闻鉴真东渡，所以十三日从那里赶到。

十一月十五日，突然有一只野鸡落在第一船头，按照当时的禁忌，此乃不祥之兆，于是又等了一日，十六日出发。此时，阿倍仲麻吕乘坐大使清河的第一船，鉴真搭乘第二船，两船同时抵达今种子岛西南的冲绳岛。吉备真备的第三船也几乎同时到达。第四船于天平胜宝六年（754 年）四月抵至萨摩国。然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船只随后触礁，遭遇强风，被吹向南方，漂泊至安南驩州（今越南）。乘员上岸后遭到当地土著劫杀，“同舟遇害者，一百七十余，仅遣十余人。”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免于难，后辗转返唐，最终在长安度过一生。这期间，李白得到消息，传闻晁衡遇难，悲痛万分，特赋诗《哭晁卿衡》（裴斐，1988，pp.174-176）一首，以示悼念。

哭晁卿衡

李白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的诗虽因误传而作，但仍以高超的手法寄托对晁衡的哀思之情，被誉为唐诗名篇。李白与阿倍仲麻吕的个人友情，富有戏剧性，其诗篇广为流传。时至今日，甚至演绎出了另一首诗，近年来，许多报刊杂志撰文称，阿倍仲麻吕大难不死，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悼亡诗，感慨万千，也写下著名诗篇《望乡》作答：“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哭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经笔者考证（李广志，2022），这是一首伪唐诗。

三、诗歌的历史与传承

天宝十二年（753 年）归国的遣唐使从苏州黄泗浦起航，近年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发现了黄泗浦遗址，距离长江 14 公里。（高伟，2013，pp.70-81）由此可知，阿倍仲麻吕即兴吟诗《明州望月》的地点应该是黄泗浦，并非明州。从现有史料来看，并没有发现阿倍仲麻吕到过明州的迹象，阿倍仲麻吕未经明州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遠田晤良，2006，pp.27-49）那么，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友人送别时用日文咏诗，中国友人能听得懂吗？他的日文诗歌又是怎么传到日本的呢？为何不是在苏州，而是在明州海边望月吟诗呢？诸如此类问题，日本学界提出种种学说，试图寻找正解。其中主要围绕诗歌的真实性展开讨论，大体可分为真是说和伪造说。

真实说。上野诚（上野誠，2013，p.223）坚持这一观点，他主张《明州望月》诗的作者应该是阿倍

仲麻吕本人。虽说此诗歌是在仲麻吕去世后很久才出现的，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古今和歌集》与《土佐日记》中的记述。尽管很难能证明它是仲麻吕原创的，但要想否定其真实性更是难上加难。著名的阿倍仲麻吕研究专家杉本直治郎就坚持此说。

伪造说。英国学者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最早在《李白诗歌与生平》中指出，未成年时就离开日本的仲麻吕，在中国度过一生，当他在明州准备回国时，送别会上用日语作诗，令人生疑。或许他当时是用汉文作的诗，后来有人才把它翻译成日文（A・アーサー・ウェイリー著、小川環・栗山稔訳，1950）。这一原诗汉诗说，得到黑川洋一（黑川洋一，1975, pp.988-989）等学者的认同。此外，日本诗人窪田空穂，在1930年代就提出质疑，认为仲麻吕的诗并非是其本人创作的，此诗原本就存在，只因作者不明，借用阿倍仲麻吕的名字，假托其诗。长谷川政春和樱井满也认为，这是一首自古流传下来的和歌，并非仲麻吕真作（长谷川政春, 1969; 樱井满，1992）。

尽管对此诗尚存种种推测，阿倍仲麻吕明州海边作诗虽非真实的历史，但其作诗的美谈却千古流传。在《和歌集》及其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之所以把阿倍仲麻吕海边望月咏歌的地点选定在明州，是因为明州作为连接中国和日本的窗口，自古为日本人熟悉并向往。9世纪以后，明州成为东亚海域交流的大舞台。即使到了南宋和元代，明州已改名庆元，日本史料中仍称宁波为明州。甚至称江南一带的中国人为“明州人”，日本《帝王编年记》后宇多天皇建治元年载：“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丽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镇西遣关东。”1470年成书的《善邻国宝记》中，依然频现明州这一地名（高桥公明，2011, p.41）。但此时的明州早已更名为宁波。可见，宁波在唐宋元明时期，成为中日交流的代表性口岸，明州之名已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因此阿倍仲麻吕的望乡地点，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苏州黄泗浦演变成了明州海边。

尽管学界对这首诗有不同的解释，但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经久不衰，在日本千古流传。如今中日两国都建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碑上都刻有这首望乡诗。经笔者调查（李广志，2024），目前国内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有三处：第一，西安市兴庆宫公园；第二，镇江北固山；第三，张家港市东渡苑。日本方面也有三座，都在奈良县内，分别位于春日大社、唐招提寺东侧的慰灵塔公园、奈良县樱井市安倍文殊院。

第一处，西安市兴庆宫公园里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建于1979年，是国内最早建立的纪念碑，也就是教科书中提到的那座纪念碑，正面刻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八字，背面镌刻其在唐朝生活事迹，左侧刻有晁衡《望乡诗》，右侧刻李白的《哭晁卿衡》诗。



图1 西安兴庆宫公园“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笔者摄，2023年7月13日）

Figure 1. Memorial stele of Abeno Nakamaro at Park of Xingqing Palace, Xi'an (photo by the author, July 13, 2023)

第二处，镇江北固山上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全称为“阿倍仲麻吕诗碑”，正面刻有其日文诗歌的中文翻译，题为《望月望乡》，译文与西安兴庆宫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相同。背面写着阿倍仲麻吕简历。

第三处，位于今张家港市东渡苑景区内。那里建造一个诗碑亭，其字牌介绍：“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陪同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在黄泗浦启航时所作”。诗碑的正面刻有一首诗，诗曰：

万里长空色绀青，
举头一望起乡情。
遥怀今夕春日野，
三笠山巅皓月升。

东渡苑景区，是为纪念高僧鉴真第六次起航东渡而建，1963年，国家在此置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经幢一柱，现苑内有东渡桥、郭沫若和阿倍仲麻吕诗碑亭、弘济亭、大型照壁、鉴真东渡纪念馆、鉴真行迹图长廊、东渡寺、东渡航船等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早文献中记录的阿倍仲麻吕望月咏诗的地点既不是北固山，也不是东渡苑，而是明州，现在的宁波。关于这首诗歌的诞生地，文献中确切记载地名的只有这一条。

在日本，把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和中日友好的象征，近几十年也新建三座纪念碑，以此纪念其历史贡献。

第一处纪念碑，位于奈良市慰灵塔公苑内，1978年9月17日举行落成仪式，此碑就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座碑。纪念碑的正面写有“阿倍仲麻吕卿碑”七个大字，背面的是那首日文诗歌及其生平介绍。

第二处纪念碑，位于奈良县樱井市安倍文殊院，此处被认为是阿倍仲麻吕的出生地。碑名为“安倍仲麻吕公望乡诗碑”，建于2010年。诗碑的正面刻有仲麻吕的那首日文和歌。



图2 春日大社的阿倍仲麻吕诗碑（笔者摄，2024年8月30日）

Figure 2. Poem stele of Abeno Nakamaro at Kasuga Taisha, Nara (photo by the author, August 30, 2024)

第三处纪念碑，立于奈良市春日大社内。春日大社已拥有1200多年的历史，1998年加入世界文化遗产。此碑建于2014年，正面碑名用“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公”十一个汉字表述，副题为“悲喜交加的望乡之歌”。春日大社位于春日山脚下，自古以来，笼统的春日山，又称“三笠山”“若草山”“御盖山”。养老元年（717）二月，阿倍仲麻吕来唐之前，遣唐使成员曾在三笠山南畔祭神，祈求平安。据

《续日本纪》载：“二月壬申朔，遣唐使祠神祇于盖山之南。”（青木和夫，1990, p.22）由此可知，阿倍仲麻吕和歌中的“三笠山”，指的就是当今春日大社背面的山。因此，在此处立碑，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可见，阿倍仲麻吕的事迹，直到今天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其纪念碑，同样具有时代意义，留住历史，传承文化。

结语

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官品逐步上升，一路飞黄腾达，最终完美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在这期间，他曾提出回国，探望父母，未或未许。后又于 753 年回国，中途遇险，结果返回唐朝。他与唐朝官员建立起了深厚友谊，其中包括李白、王维、包佶、储光羲、赵骅等人。他们之间互赠诗歌，阿倍仲麻吕也留下两首汉文诗歌。唐人交往，多以诗文表达情怀，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阿倍仲麻吕的遣唐之路恰似一条诗歌之路。

阿倍仲麻吕唯独一首日文诗歌，却成了日本和歌史上的杰作。《和歌集》所展示的文本，既是一个历史题材，又是一个文学典范。据此，当阿倍仲麻吕即将归国之时，唐朝友人为其送行，夜晚明月当空，仲麻吕即兴赋诗。时间为唐天宝十二年（753 年）十一月中旬，场所在明州海边，《明州望月》诗歌由此诞生。

然而，历史中真实的地点，并不在明州，发生在苏州黄泗浦。传说中的送别场所与历史事实，空间错位，没有出现苏州望月却盛传起了明州望月。可以认为，诗歌创作于苏州，是文化的力量使其时空错位，乾坤挪移，误把苏州作明州。尽管《明州望月》本身尚有诸多谜团，但诗歌文本的传承却是真实的，且经久不衰。可以认为，至少在《和歌集》问世之初，与苏州相比，日本人更熟悉明州。即使宁波经历了明州、庆元等历史名称的变迁，日本史料中仍多以“明州”表述。所以，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歌凝聚着历史与传承，是宁波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结晶。

如今，中日两国有六座阿倍仲麻吕的诗碑，笔者认为，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和返航地，在东亚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宁波也应该建一座阿倍仲麻吕诗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遣唐使研究”（项目编号：17BSS02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A.Arthur Waley (1950). *Li Bai*. (Trans. Ogawa Tamaki & Kuriyama, Minoru). Iwanami Shinsho.
- Aoki Kazuo & Inaoka, Kōji (Eds.) (1990). *Shoku Nihongi (Vol. 2)* (New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eries). Iwanami Shoten.
- Enda Gorō (2006). “Looking Out Over the Blue Sea Plain’—Abe no Nakamaro’s Poem in the *Tosa Diary*”.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18. Sapporo University Press.
- 高伟（2013）：“鉴真第六次东渡和黄泗浦遗址”，《中国文化遗产》（1）：70-81。
- [Gao Wei (2013). “Jianzhen’s Sixth Voyage to the East and the Huangsi Port Site”.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1): 70-81.]
- 寒天主编（2003）：《全唐文》。延边大学出版社。
- [Han Tian (Ed.) (2003). *Complete Prose of the Tang Dynasty*. Yanbian University Press.]
- Hasegawa Masaharu (1969). “The Formation of Abe no Nakamaro’s Tang-Era Poems: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Poetic Storytelling”. *Kokugakuin Journal* 70(6): 15-25.
- Jin Zhong (2020). “The Translator of the Waka on the Abe no Nakamaro Memorial Stele in Xi’a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Japanese Studies*, 201-206.
- Kawamoto Yoshiaki (2003). “Choe Chiwon and Abe no Nakamaro: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in Ancient Korea and Japan”. *Kyushu University Journal of Oriental History* (31): 181-204.
- Kurokawa Yōichi (1975). “On Abe no Nakamaro’s Poem—In Relation to Arthur Waley’s Interpretation”. *Literature* 43(8): 988-999.

- 李广志 (2015): “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诗考”,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 59-63。
 [Li Guangzhi (2015). “A Study of Abe no Nakamaro’s Poem ‘Watching the Moon from Mingzhou’”.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Humanities Edition)* (2): 59-63]
- 李广志 (2016): 《南开日本研究》, 139-152。
 [Li Guangzhi (2016). *Nankai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39-152.]
- 李广志 (2022): “《望乡》是阿倍仲麻吕写的吗? ”, 《宁波晚报》11-2: A15。
 [Li Guangzhi (2022). “Is *Yearning for Homeland* Really Written by Abe no Nakamaro?” *Ningbo Evening News*, Nov. 2: A15.]
- 李广志 (2024): “宁波建一座阿倍仲麻吕诗碑如何? ”, 《宁波晚报》9-25: A15。
 [Li Guangzhi (2024). “What If We Built a Poetry Stele for Abe no Nakamaro in Ningbo?” *Ningbo Evening News*, Sept. 25: A15.]
- Mori Kimikazu (2019). *Abe no Nakamaro*. Yoshikawa Kōbunkan.
- 欧阳修, 宋祁撰 (2000): 《新唐书(简体字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
 [Ouyang Xiu & Song Qi (2000). *New Book of Tang (Simplified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裴斐 (1988): 《李白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
 [Pei Fei (1988). *Appreciation of Li Bai’s Poetry*. Bashu Publishing House.]
- 齐世荣总主编 (2019):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Qi Shirong (Editor-in-Chief) (2019). *Chinese History (Grade 7, Vol. 2)*.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 Saeki Umetomo (Ed.) (1984). *Kokin Wakashū*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eries Vol. 8). Iwanami Shoten, 184.]
- Sakurai Mitsuru (1992). The Moon over Mt. Mikasa—On the Waka of Abe no Nakamaro. In *The World of Manyō People—Folklore and Culture*. Yūzankaku Publishing.
- 史秀莲 (2004):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38-341。
 [Shi Xiulian (2004). “The ‘Bingong Examination’ and Tribute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338-341.]
- Sugimoto Naoshiro (2006). *Abe no Nakamaro Research: Corrected Edition with Annotations*. Bensei Publishing.
- Sugimoto, Naoshiro (1940). *Abe no Nakamaro Research: A Study of Chōkōden*. Ikubōsha.
- Takahashi Kōmei (2011). Mingzhou in Texts. In Yamada Shōji & Guo Nanyan (Eds.), *Jiangnan Culture and Ja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 Tonami Mamoru (1999).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Chūōkōron-sha.
- Ueno Makoto (2013). *Envoy to Tang China: The Dream of Abe no Nakamaro*. Kadokawa Sensho.
- Wang Yong (1998).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Lens of Japanese Envoys—The Mixed-Race Offspring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Kodansha.
- 辛文房撰, 关鹏飞译注 (2020): 《唐才子传》。中华书局。
 [Xin Wenfang (Author), Guan Pengfei (Trans. & Notes) (2020). *Biographies of Tang Talent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杨烈 (1983): 《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Yang Lie (1983). *Kokin Wakashū*.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依田义贤著, 李正伦译 (1979): 《望乡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Yoda Yoshikazu (Author), Li Zhenglun (Trans.) (1979). *Poems of Yearning for Homeland*.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曾峻梅 (2003): “《古今和歌集》与唐诗中月的意象之比较”, 《外国语》(1): 75-79。
 [Zeng Junmei (2003). “A Comparison of the Moon Imagery in *Kokin Wakashū* and Tang Poetry”. *Foreign Languages* (1): 75-79.]
- 张维薇 (2018): “在唐日籍客卿朝衡安南任职考述”, 《社会科学战线》(7): 149-156。
 [Zhang Weiwei (2018). “A Study of Abe no Nakamaro’s Service as a Guest Minister in Tang Annam”. *Social Sciences Front* (7): 149-156.]
- 真人元开著, 汪向荣校注 (2006):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
 [Shingenshin, Gankai (Author), Wang Xiangrong (Ed. & Annotated) (2006). *Biography of the Tang Monk Who Traveled East*. Zhonghua Book Company.]